

家乡,在心里起浮

■方向玲(广州市作协会员)



总是远行,总是回首故舍
总是回首,总是远行天涯
早晨,朋友经过我身边打招呼:嗨,回来啦!是啊,我回来了。
半个月时间的确不长,可这半个月是浓缩的半个月;亲情、友情、温情,还有一些无法表述的心情都凝聚在这,似一幅画,色彩缤纷的家乡画。画布上开着一朵朵小花,忽明忽暗地闪烁着。闪烁在光

阴里,闪烁在茫茫岁月深处。
记得回家前,在今年回与不回的问题上辗转了很长时间。回,要计算期假,要有大把的银子撒落在路上。不回,又满心惦念。再次踏上回家的旅程,走之前依然要做一系列准备,零零散散的。精神上的,心理上的,工作上的,在准备的过程中一天天向家的方向靠近。
“家”是个温暖的名字,不管离开多

久,走出多远,迟暮或白头,家始终是我手掌里的温柔。这些年,随着父母年纪的渐长,对家的牵挂越来越密集,感觉自己变得开始怀旧了。对曾经的旧时旧景,经过的街,走过的路甚至巷子里那棵大杨树都充满感念。

亲人朋友,就仿若路边一朵朵散发着清香味的小花,开在我回家必经的路上,愉悦着我奔赴的心情。家乡因为有了他们而盈盈满怀,充满生机,每每想起时,家乡就会随着我的呼吸起浮。

家乡这片热土因为有你们而精彩纷呈,我相信,人生的每一次邂逅都是修来的奇缘,不管是一生,还是十秒。其实我们都是旅人,行色匆匆,我们相遇在岁月的荒野。微笑,相拥,道别,然后继续前行。

家乡有很多条小河,日夜不停流淌着,我没办法一一趟过。没有人告诉我一条河内心藏着多少的秘密,我不知道一条小河内心的花样年华。沿途我掠过一个个村庄、小镇,树木葱茸麦苗青青,每一次对望,我都能看见你们的身影,感受到家乡人的情怀。

晚上,我常会一个人在小区的院子里独坐很久,仰望满天繁星,偌大的天空仿如一块墨蓝色的大布缀满亮晶晶的钻石,罩住小小的我。

我看北斗七星、看牛郎织女星、看银河,想他们的故事。那些星星也眨着深邃

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我,但谁又能读懂谁的喜怒哀乐呢?

每天都查日历,计算着我回来的日期,算一算我到底还能在家住几个晚上。而这让我不太敢出门,因为出去,就会遇见亲人友人朋友,接着就会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来约我出去,我不忍心冷落妈妈,只好在心里默默说:这次时间短,下次吧,下次一定!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看看他们呢。

漫漫夜色,淡淡而来,窗外的路灯散着柔柔的光,空气很静,我也很静。

这样的夜晚是适合怀念的:有机场相见时的惊喜,有你们匆匆离去的背影,有我无言的相送。有梅子电话里的声音,有千里之外的眺望,有松花江边的漫步,有一桌子温暖的的笑容,有中央大街的夜,有冷餐厅里的闲情。

这样的夜晚也适合遗忘的,因为太过短暂,许多心事措手不及,来不及忘却,来不及畅想记住那些温馨而明亮的细节!记住花开的芬芳,记住青青的草色,记住脚步下的细沙,记住草尖上的家乡,记住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记着的温暖。

别惊碎我,惊碎我油然而起的乡情!请别询问我,让泪滋润我的眼睛!我只想捧一盏甘茗,将各种滋味反复印证;我只想等蓦然回首,重来昔日,如翻飞蝶翼,栩栩如生。

在变化的时代中回溯不变

■肖韵蕙(新快报记者)

“不恰辣子还有什么味咯(不吃辣椒还有什么意思)”。回到家乡的当晚,我跑去买两块麻辣豆腐吃,老板娘对吃烧烤的人笑着呛道。这家烧烤摊我吃了好多年,它总在夜里冒着热气,夹带着辣味的家乡话。不仅是它,家乡还有很多摊店,星星点点地在时间的长河里坚守着,和老家一样成了我心里固定的坐标。

从沪昆线往西,就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新化,点缀在湘中大地上的梅山文化和蚩尤故里之乡。这里有湖南人辣得劲味的食物,也有山里洞里的原始与自然。写《警世钟》的陈天华和抗美援朝中救落水儿童的罗盛教从这里走来,全国数不清的文印店从这里生发。

熟悉的美食坚守点 更新的文印探索线

每逢假期回家,我都会去向东街吃一碗牛肉粉。这里的红汤牛肉粉曾经上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而它所处的向东老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,曾经是通往外界码头的必经之路,如今成了游子重归故里的必来点。10月的家乡已冷,老房子错落有致的棱角悬在屋檐上。煮粉的炉子都统一在街旁,热气呼啦呼啦地往上面同一个方向蹭,刚出炉的杯子糕、马令王、铲子粑一一摆在盘子里。吃一口撒着葱花的牛肉粉,拌一口榨菜,和家人好友随意聊聊,家乡的熟悉感迎面而来。

在变化万千的大城市,不时会见到常吃的店面关门。但在家乡总会有几家固定的摊位,一小的卤粉、老汽车站对面

的小笼包,……它们从小学开始一直伴随着我,有的店面还是那位奶奶,多少年都不涨价,见了面还聊两句,有的店面已经换成店主的儿子经营了,但味道依旧没变。

除了有带给同乡人或者游客以味蕾熟悉感的部分,面向更广的全国,新化也探索出了它的文印产业。在外的文印店里,都会听到那一口熟悉的新化话。新化洋溪有着“全国文印之乡”的美誉。据新化政府网今年7月的数据,新化已经有20万余文印人,在全国600多个城市拥有6万余家文印店,占据全国文印市场份额的70%。这次去高铁站的路上经过洋溪,也看到洋溪街上建起了一栋栋高楼,就像县城里一样。

同根的亲切 本源的初心

走在向东街的青石板上,我被路旁一家“上梅红”家风家教学堂吸引,没想到家乡近年来也出现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。听肖宝田爷爷说,肖家一大家子有50多人,有劳动模范,也有国庆60周年阅兵式队员,他们大部分都一起住在后院的五层楼房子里。“过年的时候支一大口锅做50多人的饭菜,摆几张大桌子在大堂里一起吃饭,大家庭里六个妯娌在一起生活也基本不吵架。”肖爷爷的语气中带着淳朴。

“我们兄弟几个感情很好,当年四弟作为知青来到到新化旁边的乡村,脚受伤了,差点残废,几个兄弟走了两天两夜把他背回县城治疗。”肖爷爷说,自己是



老大,五弟曾参加对外自卫反击战,在战场上被子弹打中右臂。四弟跨省去探望,两人重逢在昆明医院里。后来五弟又重回战场。

那个上午,我在学堂里听着肖家人的故事,想起我的爷爷,他做过村支书、人大代表;想起我的外公,他当过团政委,参加过对外自卫反击战,回乡后做过机械厂长,和很多家乡人一样为家乡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在这里,我感受到了家乡的亲切感和温情,让我看到闪烁在时间长河里的许多美好品质。它随着时代

一代一代传承,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。后来我知道,这些故事也几乎每天在讲堂里开讲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,每次从外面回来,我都不太适应家乡人们在街上大声喧哗、突然刺耳的汽笛声和一下雨就泥泞的道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终于和自己属于家乡的那一部分“和解”。家乡人不拘一格,在有限的地方因地制宜,尽情表达着自己。就像那个街边架一个煤炉子就开始炸饼的老大爷,这种尽兴感也成了我成长中不变的一部分。